

ROOTS OF EXTREMISM IN MUSLIM HISTORY



本书从政治伊斯兰视角分析穆斯林中的激进主义从历史到今天的演进轨迹

穆斯林与激进主义

——方金英·著——

时事出版社

穆斯林与激进主义

方金英·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穆斯林与激进主义/方金英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195-0062-7

I. ①穆… II. ①方… III. ①穆斯林—研究 IV. ①B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7606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88547592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ishishe.com

印 刷: 北京市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2.25 字数: 374 千字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一 正本清源，润物无声	(1)
序二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和平之路	(15)
导论	(28)
一、致读者：为什么要撰写这部《穆斯林与激进主义》 专著	(28)
二、激进主义概念界定	(31)
三、内容提要	(34)
第一章 穆斯林世界兴衰史的思考	(35)
一、穆斯林世界的兴盛时期及其特征	(35)
二、穆斯林世界的衰弱岁月及其特征	(43)
三、穆斯林世界由盛转衰的思考	(47)
第二章 当今穆斯林激进圈盛行的关键概念	(61)
一、“认主独一”	(61)
二、“乌玛”及哈里发国家	(66)
三、伊斯兰“圣战”	(70)
四、“沙里亚法”	(84)

五、“萨拉菲派”	(86)
六、“卡菲尔”及“塔克菲尔”	(97)
七、“迁徙”及“伊吉拉特”	(106)

第三章 穆斯林思想史上激进理论家和践行家

一、9 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鼻祖伊本·罕百里	(134)
二、14 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传承人伊本·泰米叶	(139)
三、18 世纪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布	(153)
四、“伊斯兰促进会”创始人毛杜迪	(163)
五、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库特卜	(177)
六、“全球圣战”始作俑者阿扎姆	(185)
七、埃及“伊斯兰圣战”创始人法拉叶	(191)
八、“基地”组织创始人本·拉登	(197)
九、“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拉赫曼	(221)
十、“独狼”理论集大成者塞特马里阿姆	(227)
十一、“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	(242)

第四章 穆斯林演进史中的激进运动

一、7—9 世纪哈瓦利吉派	(250)
二、10 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	(255)
三、12—13 世纪伊斯玛仪派分支尼扎里耶派	(257)
四、18 世纪瓦哈比运动	(265)
五、1979 年至今的“全球圣战主义”	(269)

第五章 21 世纪穆斯林激进势力发展趋势

一、激进势力在全球不断坐大	(304)
二、暴恐乱象实质	(339)

三、未来展望	(348)
第六章 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	(370)
一、“基地”组织领衔全球化时代的恐怖性 不对称战争	(370)
二、“伊斯兰国”诞生宣告第三次国际“圣战” 浪潮的到来	(433)
结语	(487)
一、主流伊斯兰是温和的，对激进势力发展 有强大制约力	(487)
二、激进势力目前尚未强大到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 地步	(497)
三、面对暴恐乱象，我们怎么办	(499)
后记	(506)

序一 正本清源，润物无声

回望历史，伊斯兰文明之发展、帝国的改朝换代、国力之盛衰起伏、疆域版图变化、民族荣枯等发生于“绿土地”的“伊斯兰故事”，呈现了1400多年来伊斯兰世界的教情、国情、世情、社情、民情；记录了穆斯林祖祖辈辈的命运辗转。但无论历史发展如何沧海桑田，本质上都离不开教与政、教与人、教与教、人与人之关系。

一、黄金岁月，光影交织

人类文明星河浩瀚，色彩缤纷：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光阴远去，岁月无声，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可以说，中世纪人类文明虽说是各大文明“各美其美”，交相辉映，但文明高峰，当属灿烂辉煌、极富魅力的伊斯兰文明。

伊斯兰文明之高峰，亦是中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点。它一度超越了本质上地方属性的其他文明：既容纳了各种古文明的精华，也丰富了东方、西方文明，呈现几大文明美人之美、我亦美之、美美与共的包容和开放。人类文明长河，正是得益于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才构成和谐发展的主旋律。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共同蕴含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

合交融的精神内核。几大文明相传至今，应该高度觉察文明对话、交往之价值，并建立文明对话、荣辱与共的价值自觉，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伊斯兰文明盛衰起落，绵延流传，1400 多年，如大江东去，浩浩荡荡，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其发展有过蒸蒸日上的黄金岁月：公元 632 年至 10 世纪，弹指一挥间，大漠腹地的阿拉伯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剑影之下、河山换颜，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崛起于全球战略地平线。帝国兵精粮足，进如风雨：东向深入亚洲腹地，兵锋远及印度及中国西域，西沿地中海直抵大西洋，南部锋线伸向黑非洲，北部进入欧洲白人统治的战略要冲，在西罗马帝国与萨珊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政治与行政架构。

阿拉伯帝国全面出击，东西合围，攻城略地，迅疾膨胀为地跨欧亚、欧非的大帝国。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基本地域仍然不出帝国时期的版图：57 个国家（其中 22 个属阿拉伯国家），人口十几亿，占地 3200 万平方公里。伊斯兰教也由阿拉伯民族宗教升华为世界宗教。伊斯兰帝国崛起，重塑了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与远东地区的唐朝、西欧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形成鼎立态势：崛起与守成三大力量围绕欧亚大陆展开战略大博弈。

回顾黄金岁月，其辉煌期长达 500 年：前 30 年由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朝哈里发主政。哈里发武功赫赫、彪炳史册，完成了由麦地那公社向世界帝国的跃升。随后 90 年由贵族穆阿维叶建立了尊奉逊尼派的伍麦叶王朝。之后阿巴斯王朝取代伍麦叶王朝，建国大业的主体民族则被波斯人取代。

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帝国国运未能跳出新桃换旧符的圈圈。此后千年，国运起伏，朝代绵延，阿巴斯王朝日薄西

山之际，草原民族西来，骁勇善战的塞尔柱突厥人攻克伊拉克，“挟天子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塞尔柱王朝凭借坚甲利兵、高城深池，又存续了上百年。公元1258年，蒙古铁骑攻陷巴格达，诛杀末代哈里发，阿巴斯王朝消失于历史烟尘。

蒙古称雄的几个世纪里，突厥人为主体的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崛起，多年征战、威加四海：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然后兵锋东向，占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1536年征服阿拉伯半岛，至此，帝国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文犹可长用，武难久行。只识弯弓射雕的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开始衰落，直至1924年灭亡并诞生世界上第一个世俗伊斯兰国家土耳其。

青山看景知高下，流水闻声觉浅深。伊斯兰教绵延1400多年，一方面显现了阿巴斯、奥斯曼两大帝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辉煌；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帝国内部同根相煎，内战内行、空耗资源的败象。数代王朝低吟绝唱，给世界留下具有帝国烙印的遗产：“泛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圣战”、“迁徙”、“乌玛”、哈里发等令人深思、又常被误解的概念。

二、复兴运动，治国寻路

绵延千余年的伊斯兰教并非朝朝鼎盛，代代繁华。每当伊斯兰世界常态性地为内外矛盾所困：国运式微、外敌环伺、道德沦丧、信仰动摇、吏治腐败，苦无出路的穆斯林精英，便孜孜不倦地在历史与现实链接中寻求治国、复兴、强盛的方略。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18世纪以来，发轫并活跃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高潮迭起，应该从这一历史大背景寻找起因。

纵览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历史天空，从中世纪到近现代，这股社会思潮的兴盛，都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因果关系；一批复兴运动“先驱”和“理论家”应运而生。我国古代名言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应该也是讲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与理论的关系吧。

在中国权威专家看来，“所谓伊斯兰复兴，其含义主要指‘复兴’伊斯兰教的思想活力、社会活力和政治活力，并借此来解决当代穆斯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和危机。”^①“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要振兴伊斯兰教兴盛时期的精神，恢复原创的宗教模式。”^②

伊斯兰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平等”与“公正”是一面旗帜。宗教一旦被当作一种手段、一面旗帜、一个阵地、一支力量，进而与王权、法律、政党、文化相结合，势将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以新的装束和武器，强调伊斯兰思想在化育人心、凝聚精神方面的作用，倡导以“清”、“真”、“正”来净化伊斯兰内部，抵御西方化和世俗化。简言之，“复兴”的最终目标，在于建设伊斯兰教统领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包括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

主义之旗帜立起来后，伊斯兰复兴党派和组织如雨后春笋，聚集在复兴旗帜之下。精神上，也由被动转入主动，把伊斯兰教作为政治斗争武器，摆开阵势展开进攻。从18世纪的瓦哈比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的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复兴运动高潮迭起，直至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发性发展成组织化、跨国化。

①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页。

② 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221页。

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推高了用伊斯兰教法为建国之基、施政之钥的追求。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基本上可划分为保守派、温和派、激进派。三派的根本分歧在于选择什么手段或方式实现宏大的复兴目标。换言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成为划分保守、温和与激进的准绳。

从保守派的定性看，瓦哈比派、“萨拉菲派”属这一营垒。这些教派在宗教实践上鼓动改变世俗化宗教形态，严格按《古兰经》和圣训内容规范个人社会行为，倡导“回到先知和圣门弟子时代生活”的观念：女性在公共场所戴面纱；强调年轻男性蓄胡须，全社会严格戒烟禁酒，提倡简朴生活。当然，婚丧习俗的改变、礼拜次数多寡等绝不能视为极端主义。

传统的“萨拉菲派”（在中国称“赛莱菲耶”）虽然迄今在宗教上未见“走极端”苗头，但于世俗化国家政权而言，保守派推动的“七世纪生活”方式，实质是以宗教势力挑战世俗社会的法律和公共秩序，放任不管，势将形成“教权大于政权”的格局，侵犯公民权利。2014年3月7日，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声明，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列入恐怖组织黑名单，并要求在国外参与“圣战”的沙特公民回国自首。此举表明国家利益远远大于同一宗教利益，奉行瓦哈比派教义的沙特阿拉伯也认为本国受到极端主义威胁。^①

从温和派的定性看，该派认为伊斯兰教法的复兴应循序渐进，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主张“尊重政府，话题仅限于

^① 引自吐尔文江·吐尔逊：“南疆原教旨主义思潮调查笔记”，《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9期。

社会伦理规范领域，不涉及政治问题”。可见，该派对政教关系分野也是清楚的，即“井水不犯河水”。全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组织林林总总，大多数采取温和、合法方式，如土耳其的复兴主义政党“繁荣党”。

那么，什么是激进派呢？我一直在咀嚼激进派的内涵，包括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激进主义、激进思想、激进宗教学校、激进宗教分子、激进宣传等等。

从对激进派的定性看，中国学者的一些观点，启智明理，令人顿悟。权威专家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所划定的激进派，即是今天所讲的‘宗教极端主义’”；“所谓激进派，是指那些无视国家法律，鼓吹诉诸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极端倾向的伊斯兰教派别组织。”^①另一种权威说法是，“坚持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都属于激进派。”^②基于这两种权威观点，笔者以为，穆斯林激进派与宗教极端主义是可以划等号的。

之所以称其为激进派，可以肯定，关乎旗帜与道路的问题，它与保守、温和派定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激进派主张建立非法武装、策动武装夺权、输出革命理论、采取暴力恐怖、发动世界“圣战”、恢复帝国版图，最终建立哈里发国家等等。

任何社会思潮的激进化，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萨拉菲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我国新疆南部时，并不主张搞暴力破坏，但后经阿富汗、巴基斯坦经文学校激进主义改造，主张通过暴力和恐怖活动建立伊斯兰政权。这和该派

① 吴云贵：《当代伊斯兰教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373页。

② 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3页。

最初倡导自我修行的宗教实践理念有云泥之别。

此外，埃及的“定叛与迁徙”组织^①（即“伊吉拉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叙利亚的“胜利阵线”，南亚的“哈卡尼网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真主军”、“圣战者运动”、“简格维军”，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里发战士”等等，均属于激进派。^②

三、激进路程，刀光剑影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关于穆斯林激进主义的研究文章常见诸中外报刊，探寻其思想源头时，可以说，作为穆斯林激进分子的“活灵魂”——赛义德·库特卜、阿卜杜拉·阿扎姆、本·拉登、阿曼·扎瓦希里、奥马尔·阿布德勒·拉赫曼、穆斯塔法·塞特马里阿姆·纳赛尔等人死而不亡，阴魂不散。阿扎姆曾说，“每项原则都需要先驱来推动，在将这一原则推进到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没有一种意识形态不需要这样一个先驱。”

这些激进思想家对真主的箴言加以“史无前例地篡改、歪曲”，大放厥词。如对“圣战”观念的偷梁换柱、歪曲滥用；鼓吹创建“基于伊斯兰主义的新世界秩序”、复兴政教合一制度；为其成员设计了花样繁多、滥杀无辜、舍生殉教的“死亡之路”；悍然祭起恐怖主义大旗，不遗余力组建“圣战”军队，制定并完善重建哈里发的短、中、长期战略。

俗话说，知其心，然后才能肃其毒。在国际反恐大格局背

① 参考北京大学陈嘉厚教授在其著《现代伊斯兰主义》一书中的译法。

② 钱学文：《中东恐怖主义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7月版，第273页。

景下，欲连根铲除恐患，必须了解、掌握其思想根源。在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发展历史中，以下人物具有里程碑式的影响。

一是首推“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开山宗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库特卜（2015年元月，该组织被当局定性为恐怖组织）。库特卜在上世纪60年代大肆鼓吹“伊斯兰秩序”之路必须由暴力和鲜血铺就。库特卜的激进思想蛊惑、煽动了大批穆斯林，并成为“圣战”组织策动暴恐事件的精神“路标”。

二是号称“全球圣战之父”的阿扎姆。此人曾与本·拉登联袂建立了“基地”的意识形态理念；曾撰写《保卫穆斯林的领土》《共同前行》等书，“启发了包括本·拉登在内的许多青年人。”阿扎姆对“圣战”本质做出了极端主义的阐释：“要把历史上属于穆斯林统治的领地从非穆斯林统治者手中夺回来。”他还提出，为培养伊斯兰先锋战士，必须打造一个坚固的意识形态“基地”。

三是臭名昭著的本·拉登进一步发展了“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理论。他宣扬泛伊斯兰团结，以取代泛阿拉伯团结，欲打造超越民族的伊斯兰“圣战”“快反力量”——号称“基地”的“全球恐怖主义阵线”。此举堪称穆斯林激进主义的一大理论突破。“基地”组织是20世纪第一支正规的、有信仰、有武装、规模最大的跨国恐怖主义组织，吸引了激进分子聚集到其黑旗之下，遂使恐怖主义变为激进分子的战略工具。

四是被誉为“基地”组织“真正大脑”及“首席战略思想家”的阿曼·扎瓦希里。他是文武全才，一生致力于“将库特卜的伊斯兰暴力革命理论付诸行动”。他还是秘密恐怖行动老手，从埃及到巴基斯坦，再转战阿富汗、苏丹，潜入车臣，“基地”组织策动的重大恐怖活动都有其幕后黑手。

在极端思想方面，他填补了阿扎姆死后的意识形态空白，认定“‘圣战’是一场没有休战的意识形态斗争”，宣称“‘9·11’恐袭仅是万炮齐轰异教徒的开端”；在恐袭对象上，他首次提出，“腐败的穆斯林国家政权是变节者”，必须发动“圣战”讨伐；鼓噪“将阿拉伯国家政府视为首要袭击目标”。

五是被吹嘘为“当代穆斯林恐怖主义化身”及“基地”组织“精神领袖”的谢赫奥马尔·阿布德勒·拉赫曼。拉赫曼本乃埃及“伊斯兰组织”的精神领袖，长期辗转于埃及、沙特、苏丹、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等地传播激进思想，其激进思想流毒甚至影响了阿尔及利亚、菲律宾等地的极端组织。拉赫曼鼓吹，“圣战”已成整个穆斯林民族的职责，号召反美、反以、反世俗化伊斯兰国家政权；鼓噪以血还血，不惜对平民大开杀戒，袭击民用设施，袭击飞机、船只；鼓动把斗争矛头转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及世俗化中东国家。

六是披着“激进主义新生代”及“新生代首席战略家”外衣的穆斯塔法·塞特马里阿姆·纳赛尔。他曾撰写了数千篇宣传激进意识形态及为“圣战”配套的军事学、战争学、政治学文章，出笼了“最重要的‘圣战’战略研究著作”，并掌握特种作战、游击战等技能，号称“互联网时代‘个体恐怖主义’首席战略理论家”。他曾“设计”了国际反恐高压态势下，恐怖组织的单元结构及游击战方式；提出了“个体圣战”理论，即将“圣战者”组成潜伏型、飞闪型、蛰伏型、原子化、独狼式个人或小组，发动麻雀战、游击战，叫嚣不惜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受其教唆，恐怖主义活动的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①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暴恐袭击事件频发，且波及范

① 上述关于激进思想家的撰写，引自方金英的著述。

围越来越大：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到兴都库什山脉、萨赫勒地带，中东、北非、南亚、中亚、东南亚，直至巴尔干半岛，恐怖活动狼烟四起，多地呼应。

暴力恐怖主义是所有激进社会思潮的待选手段，这与以和平为主旨的伊斯兰教并无本质联系。相反，伊斯兰文明内在的和平精神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所接受，其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价值也为其他文明所肯定、所赞扬。

四、恐怖主义，祸乱清平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自 2001 年“9·11”国际社会打响反恐战以来的 13 年间，国际战略格局、地缘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战略思想界或未曾预见，国际恐怖主义能量如此巨大、对国际安全搅局的时间如此之长。美国及北约联军为此打响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

声势浩大的雷霆行动，好比砸巨石于水坑，水花四溅，渗透地下，事倍功半。2011 年 5 月 2 日，停泊在阿拉伯海面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甲板上，本·拉登血迹斑斑的遗体被缓慢滑入海中，标志着美国这场师老兵疲的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

遏制本·拉登的思想传播比击毙其本人更为艰难，只要激进意识形态还具有感召力，就能蛊惑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前赴后继投身“圣战”。原因在于美国及其盟国在围剿“基地”组织时，“忽视了政治战的‘盲点’”——这是所犯下的最致命战略错误。尽管美军的重磅炸弹摧毁了“基地”组织的有形结构，但其意识形态却仅受皮肉之伤。它通过全球的意识形态网络与卫星组织体系弥补了损失。

2014年6月29日，一个简称IS的组织在伊拉克宣布建立“伊斯兰国”。该“国”扬言将推动伊斯兰世界联合，建立同一宗教的多民族国家。受其蛊惑，万余人从多个国家远赴叙利亚、伊拉克，投身“圣战”。这些乌合之众“深信自己在为正统伊斯兰教的生存而战”，正在为恢复昔日哈里发帝国之辉煌而献身。

突兀而起的“伊斯兰国”乃一个对西亚北非、甚至欧亚大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性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等传统暴力恐怖集团所不同的是，它兼具非法军事武装、暴力恐怖组织和政府职能等特点。从其打出伪国号之后的所作所为看，它意味着准国家行为体成了恐怖活动新主体，正规作战成恐怖活动新方式。

“伊斯兰国”的目标是解放“整个伊斯兰祖国”，恢复“原生态”“绿土地”——即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中的“乌玛”。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中东、伊斯兰问题智囊伯纳德·路易斯说过一句话，“‘乌玛’在开始之时是个社团，现在成了国家；不久，将成为一个帝国。”现在看来，这位耄耋老人的预言在逐渐应验。

“伊斯兰国”军队2014年6月，连下费卢杰、摩苏尔、提克里特三城。傍险作都、扼要作塞、壤址相借、锋刃连接、驰骋大漠、呼啸而来；悍马、炮车扬起漫天沙尘、染血黑旗破空飞舞，战则羊师独前、无坚不暇，守则一夫当关、万夫难开。以美国及其盟国空中优势力量为后盾的伊拉克军队、库尔德武装与之展开殊死血战：科巴尼之役、拜伊杰之战、巴格达之争。“伊斯兰国”攻势猛烈，伊拉克军队大败亏输，因库尔德武装的殊死对抗才使战局扭转，凭借美西方的凌厉空袭暂时夺回多座城镇。

这场围绕大中东战略稳定及欧亚大陆安全展开的千年武关